【民间记忆档案口述493：“三年饥饿”口述（378）】口述人：杨厚新，采访人：章梦奇

口述人：杨厚新（男，1948年出生，湖北省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村民）

采访人：章梦奇（女，1987年出生，民间记忆计划参与者）

采访时间：2010年8月1日

采访地点：姚光学家

**采访笔记：**

我是被别人带到杨厚新老人家的，他和我大伯很熟，看见我这样拿着摄像机的年轻人有些戒备。杨厚新老人面对我的镜头时很拘谨，也不知是羞于面对我的镜头，还是对我这个陌生人有戒备。尽管我大伯已经和他介绍了我是本村后代，但他依然不对着我说话。我问出一个问题，他刚说两个字，双眼就去寻找我大伯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只好让我大伯坐在我身后。我猜想他以为我是新闻记者，讲到最后还不忘补上几句“好话”。

**口述正文**

**父亲死得早**

我的父亲死得早得很。我没有看到我的父亲。我48年的1月间出生，我的父亲是47年10月间死的。

那我们还是不行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劳动力，吃的根本不够。我还有一个姐，帮着人家放牛。我的母亲生我就48岁了。我的母亲身体也不好，差一点养不活（我），给人家了，就没有我了。

**最饿是五八年，吃树皮啊**

58年、59年我才十来岁，那时候57年、58年的生活啊还可以，58年大跃进嘛，搞集体建设，到处兴修水利啊，道路啊，搞那些子。

58年的下半年才差，最差的是59年、60年。那时候苦，那就是吃树皮啊，吃那野菜一类的，渡（凑）生活，一天一个劳动力才两包米，二两米，还有苛扣的，只剩下一两多。那就仅（只有）水啊，或者（煮）其他的野菜啊，坡上的什么东西都吃，只要闹不死人的。

59年、60年我姐姐就出嫁了，就剩我和我的母亲俩。那个时间我们就吃亏，就混个饱，吃点野东西。我记得（粮食）半个月一分，我的妈背个袋子，我们没得劳动力，（袋子）就空到，一趟哭回家，就没有（粮）。我妈去找我的舅，要了一把碗面粉，我们吃一半个月。

**六一年下半年才好一点**

到61年下半年才好一点，62年才慢慢的好一点——其实也还不行，到63年呢，就慢慢就好了。往后来，就慢慢就有点计划粮食了。“三百六”啊，最后就讲吃三百六，一年就是三百六日，或者是好点的条件啊，就是四百二，那就慢慢能过了。

我是生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么苦患法儿（的时候），还是帮（享）集体的福，帮（享）着毛泽东的福。不是那集体，怕是没有我了，也没有我的老母亲，早就完了。